

fashion **Shadow Beauty**
魅影成形

october 2014
vision magazine #144
rmb 30.00

life **Blind Chance**
盲打误撞

VISION

青年视觉



超现实主义：堕落与道德之间无障碍

art **Surrealism: The Amoral Fallen**

一场令人愉悦的噩梦

culture **A Pleasant Nightmare**



9 771671 339102

NO - RULE LIFESTYLE

新生活逻辑构成法

被超现实主义者奉为先驱的法国诗人洛特雷阿蒙曾说：“美是一只缝纫机和一把伞在一张解剖台上的不期而遇。”以极端的并置和拼贴手法冒犯古典主义的审美，使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往往能带给人们一种僭越传统的快感，从而培养了一种对艺术全新的感受力。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超现实主义美学对绘画、摄影、电影等二维视觉艺术的影响依旧深刻，与此同时，也启发着家居设计中与功能主义相对的更加追求形式化、风格化的一面。随着制造技术的革新和发展，越来越多只存在于图纸上的设计变成了现实，而这些实体化了的超现实风格设计仿佛是一种日常生活背后如梦一般非逻辑的发现——疯狂、无序，却充满生活的激情和热忱。

text 朱莹 editor 张佳

Blind Chance

盲 打 误 撞

photo courtesy of **Rene Mesman**

上世纪 20 年代，达达主义者君特·希维特斯以刻意选择的非艺术材料创造了早期的废弃构成物，其中的一个拼贴作品全部由从街沟里拣来的破烂装配而成。作为超现实主义的前身，这种推崇创造性偶成的理念在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似乎又有了复兴的趋势。由荷兰设计二人组 Marijke Lucas 和 Sander Lucas 设计的 trash closet 将被弃置的家具重新拼接组合，创造出充满疯狂想象力和超现实主义气息浓厚的全新作品。

“奇奇怪怪的东西总是能带给我们丰富的灵感，把第一眼看上去毫无关联的物件创造成风格独特的作品是我们乐于尝试的冒险，”两位设计师说，“我们好像更像是收集者，而并非设计师。”对这样两个似乎有收集癖的设计师而言，阿姆斯特丹的街区简直就是满街宝贝的天堂。在荷兰，体积较大的弃置物被允许直接放在人行道的一角，以便随政府随后运走处置。每周都会有堆积如山的废物被弃置在街角，久而久之竟然生成了一道道奇异的景观。“trash closet 的制作材料全部是我们从阿姆斯特丹的街上拣来的废弃家具重新制作的。”

不仅是材料，废家具堆在一起所产生的独特形态也启发了两位设计师发现和创造一种有别于传统的家具美学设计观。形状和材质各异的桌椅家具随意地嵌在长方形的柜子上，全部漆成白色的设计最大限度地突出了造型感，同时弱化了由于过于夸张的形态和过多的棱角所带来的凌乱的粗糙感；柜子内部，设计师使用了鲜亮的大红色，与外部的白色形成强烈的对比；极端并置的设计甚至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丝对消费社会的机智反讽。





Mask Mystery

面具的表情

photo courtesy of **Ana Jimenez Palomar**



面具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古老文化现象，远古时代的人们通过制作面具进行祭祀活动，同时也伴随有一定的娱乐功能。社会的进步使面具逐渐失去了重要的社会功能，转而成为造型艺术的一个特殊领域和一种文化表征。各种各样的面具中往往包含着许多本民族或地区的历史民俗以及一些巫术、图腾等超现实的想象元素，这些共同构成了属于面具艺术的神秘魅力。

由墨西哥设计师 Ana Jimenez 设计的 Los Enmascarados 系列家具将墨西哥独具特色的面具文化应用到家具设计中。设计师以墨西哥面具中最为著名的 5 款面具为灵感，将墨西哥传统面具文化中充满活力的自然力量与神秘的超现实信仰带入人们的家具生活中。

看，这个红着脸摇摇晃晃站不稳的长柜子是出名的醉酒女，由于个子高又总是喝醉酒，她总是摇来摆去，晃个不停。旁边一半脸是绿色的那位是双面人，绿色的脸是他邪恶的一面，无时无刻不在动着坏坏的脑筋，朝上翻起的抽屉可千万不要轻易打开，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呢。草绿色的小丑角柜手舞足蹈着过来了，总是和女士们和孩子开玩笑的他，善意地问候人们是否需要帮助。和小丑角柜长得差不多的是橙色的魔鬼角柜，看他已经找到了新的宿主准备开始新一轮的恶作剧。蓝色的老人柜蹒跚着步履也赶来参加狂欢，别看他年纪大了，跳起舞来可不逊于年轻人呢。

在设计过程中，每个面具所代表的含义被以相对夸张的方式体现在家具中，生动、形象并充满力量。鲜亮的单色运用是传统面具文化中奔放热烈的一面得以保留，同时更加符合现代家具设计的美学取向。





Surface of Line

线 性 实 影

photo courtesy of **noiz** photographer **Kyle Yu**



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曾说过“现实就是超现实”，这句话放在数码时代的今天着实再贴切不过了。我们的生活被各种虚拟的幻象所包围，真实与虚拟的界限触手可及，但又仿佛虚无缥缈。由 noiz 建筑事务所为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博物馆大厅设计的概念家具 **wireframe** 将这种现实与虚拟之间的吊诡犀利地展现出来；同时，其强烈的先锋性和未来感又如同一个超现实的预言，揭示着未来的生活状态。

这组家具由 3 毫米的黑色钢丝弯曲焊接而成，只有线条没有实体部分的全镂空设计，模拟通过电脑软件进行设计模型建构的形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又触手可及，可能会认为这只是电脑投放出来的虚拟幻象。整套配置除了沙发、桌椅、角柜，甚至还有花盆和植物，非同一般的线性美感带出了一种高度抽象化同时又不乏存在性的美学体验。习惯了将现实具象化和实体化的人们在这一刻感受到了原来抽象的超现实也可以是现实的一部分。

对 noiz 事务所的两位设计师而言，周遭的现实中有许许多多未经发掘的素材。不以创新而创新是他们秉持的设计原则，然而，不放弃任何一个给作品带来独特性的 **idea** 同样也是他们所追求的。与博物馆内展出的 19 世纪石膏雕塑比邻而居的 **wireframe** 展现出了与具象、厚重的历史并置时微妙的美学趣味对照性，就在这不经意间，超现实主义美学的僭越本质自然地流露了出来。

